

关于 Trombiculidae 螨类中文命名的商榷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COMMON NAMES OF THE TROMBICULID MITES

罗泽珣

LO TSE-HSUN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梁柏齡

LIANG BAI-LING

(广州结核病防治所)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Canton Central Tuberculosis Institute*)

摘要 Trombiculidae 螨类的中文命名, 通称做恙螨或恙虫, 是因袭日本恙虫病 (Tsutsugamushi disease) 的名称而来的。但是, 根据许多日本学者的意见, “恙”字的来源系出于我国“别来无恙”的古话。然而若就字义来说, 恙字的解释比较广泛, 并非专指小虫而言; 虫字在我国古书中, 则是动物的统称。另外, 有不少中外学者认为日本所发现的恙虫, 就是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的沙虱。后一名辞, 源出于我国, 字义比较确切, 而又得到了普遍的公认, 故以其命名, 比较合适。因此, 建议应改以沙虱命名。为了在系统分类上与头虱和体虱等有别, 拟称之为“沙螨”或“蜚螨”, 更为适宜。

一、前 言

朱弘复教授 1962 年在昆虫学报第 11 卷第 1 期 101—102 页中所提出关于昆虫中文命名的讨论, 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文中在提到现成名称部分时, 曾指出: “所谓现成名称, 其范围很广, 来源也很杂。只要是好的就可用, 不好的不应该因袭而须加以革除。……如果我们因袭外人而误用祖宗遗产, 岂非大咎而将貽笑大方”。我们对这个意见更赞同。为了补充朱教授的论点, 现拟举 Trombiculidae 螨类的中文命名为例子, 来说明我国所因袭的日本名称——恙虫或恙螨, 是不够恰当的。实际上, 我国原有很好的名称, 却未应用。这是很不应该的。

自从 Tsutsugamushi disease 在我国云南(魏曦, 1943)、兰州(刘緯通等, 1948)、广州(彭淑景等, 1949 及施复晋, 1949)、桂林(刘冬盛等, 1952)及海南岛(吴英俊等, 1956)等地相继发现以后, 对于该种疾病的中文命名, 即因袭日本, 而称之为恙虫病; 而对于其传播媒介——Trombiculidae 的螨类, 则叫做“恙虫”或“恙螨”。沿用至今, 始终没有人对其确切性加以置疑。

但是, 若追究其来源, “恙”字, 根据緒方規雄(1951)的报导, 原系出于我国“无恙”的古话。大友玄圭(转引自羽鳥重郎, 1919—1920)、William (1944)、早川清和帆杀喜四男(1957)及佐佐学(1956)等人, 更认为日本的恙虫, 就是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的沙虱。Blake, F. G. 等(1945)及 Sambon, L. W. (1928), 甚至把李时珍(1518—1593)所著《本草綱目》中所引用《广志》、《抱朴子》和《肘后方》里关于沙虱的历史记载, 全文译出, 作为恙虫最早

的历史文献。国内的学者,如朱师晦(1955)及康白(1956)等,也同意这种看法。看来,恙虫病即是我国古代的沙虱毒,而恙虫即是我国古代的沙虱,已得到了普遍地公认。

既然“恙虫”的名称系用源出于我国的名称来命名的,而实际上,它又是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的“沙虱”,那么这两个中文命名究竟那个比较更确切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以为首先必须把这两个名辞的字义做个全面的了解,然后根据字义的确切性而加以取舍。当然这必须要阅读大量的古书,进行历史考据,才能获得解决。作者对于历史学研究是门外汉,但本着党所提出的双百方针,还愿意尽着最大的可能,依照手边仅有的资料,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二、我国古书中关于恙字和虫字的不同解释

我国古书中,对于“恙”字和“虫”字的解释,很不一致。“恙”字在一部分古书中做“忧愁”解释。“无恙”,就是“没有忧愁”的意思。如:(1)汉代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中记有:“恙,忧也”。

清代段玉裁(1735—1815)的《说文解字注》中记有:“古相问不恙,曰无恙,皆无忧也”。

(2)宋代邢昺(932—1010)在“尔雅注疏”认为:“今人云无恙,谓无忧也”。

而在另外一些古书中,则把“恙”字解释做猛兽。如:

[1] 汉代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中,即有如此的解释。古本的《风俗通义》至宋代时亡佚。但根据古人的引证,也可以做个参考。如:唐代颜师古(581—645)在《匡谬正俗》中曾引《风俗通义》,记有“……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恙食人心,人每每患苦之。凡相问曰无恙,非谓恙也”。

宋代李昉(925—996)等所撰的《太平御览》中,也有两处引过《风俗通义》。在三百七十六卷记有:“俗说无恙,无病也。凡人相问无病也。案《易》传:上古露宿,患恙虫(按,即虫)噬人心。凡人要问曰无恙乎,非谓病也”。在七百三十九卷所引的辞句,与三百七十六卷基本相同,不赘述。

清代张玉书(1642—1711)等《康熙字典》中,也引过《风俗通义》:“恙,噬虫,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问劳曰无恙”。

[2] 汉代东方朔所著《神异经》(按:疑为六朝文士所依托)中记有:“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食人。吹(咋)人则病,名曰獫狁。恆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

《康熙字典》中也曾引《神异经》,记有:“北方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疾,名曰獫狁。獫狁,恙也。常入人居室。黄帝杀之,人无忧疾,谓之无恙”。

[3] 元代陶宗仪《輟耕录》中记有:“恙或以为兽,或以为虫。獫狁兽如狮,食虎、豹及人”。

根据康熙字典中的解释,獫狁字与恙字通。风俗通义中所说的“噬人心”的虫子,究属那一种动物,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地考证,但若认为它即目前所谓的恙螨,则未免过于牵强附会,难于使人置信。

作者以为若将恙字(亦即獫狁字),依神异经做猛兽的解释,可能更合理一些。因为在当时露宿荒野,若人们见面互问一下:“有没有被某种猛兽所伤害”?似乎还近情理。如果见

面互問：“有沒有被恙螨所螫咬”，那就不可思議了。而黃帝也沒有辦法把它趕到北方荒野中去的。

關於“虫”字的解釋則更為廣泛，它在我國古書中，多為動物的統稱。如

[1] 《爾雅》釋虫篇中記有：“有足謂之虫，无足謂之豸”。

[2] 漢代戴德整理孔壁遺書《大戴禮記》的易本命篇中記有：“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鱗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有介之虫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

[3] 郝懿行在《爾雅義疏》中的釋兽篇中，曾稱老鼠為“穴虫”。

[4] 在小說中，如施耐庵所著《水滸》第廿三回，描述武松打虎的故事，也稱老虎做“大虫”。水滸固然並非歷史記載，但卻更反映出當時的口語，進一步說明其字義的廣泛性了。

由上述記載，說明古代所謂的虫，不但包括鳥、兽、爬行、兩栖和魚類，還包括了人。若把恙和虫兩個字結合起來，解釋作恙螨以外的其它動物，並非不適合的。因此，日本用以命名 Trombiculidae 螨類，很可能只是以其代表能致病的虫子罷了，估計其並沒有進行深入地歷史考據。余云岫(1953)在《古代疾病名候疏義》中亦曾提出過疑問：“但不知日本何以名為恙虫？豈本《風俗通義》歟？恙之為虫，因能螫(噬)人作病，恐不因恙虫而起”。我們同意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三、日本所謂的恙虫就是我國古代嶺南的沙蟲

日本在18世紀以來，發現了恙虫和恙虫病。1819年，大友玄圭即提出：日本的恙虫即我國古代嶺南地區的沙蟲。這種說法，已被近代學者們証實。主要見于：

[史1] 橋本伯壽(1810)的《斷毒論》(轉引自佐佐學, 1956)，記有：“在信濃川上流的千犀水畔，有射工，俗名“都都瓦”(按：即 Tsutsuga 或つつが)的存在”。

[史2] 大友玄圭(1819)認為秋田縣的恙虫，就是中國古代嶺南地區的沙蟲(轉引自羽鳥重郎(1919—1920)及佐佐學(1956)的文獻)。

[史3] Palm, T. A. (1879)：在日本新潟縣發現了恙虫病。這種病，當地居民稱之為島虫病 (Shimamushi disease)，是被一種“小蜘蛛”螫咬所引起的。沒有這種虫的地方或不生這種虫的季節，就絕對不會有這種病。

[史4] Baelz, E. 和上川清哉 (Kawakami) (1879)：所發現的島虫 (Shimamushi) 不是“小蜘蛛” (Small spider) 而是一種螨類 (Mite)。其中一種白色的叫“白虫” (Shiromushi)，另外一種紅的，叫做“赤虫” (Akamushi)。

[史5] 田中敬助 (Tanaka, K.) (1889)：他從病人身上找到這種致病的螨，稱之為恙虫 (Tsutsugamushi)。並指出：這種螨為紅色或橘紅色，形態大致與秋恙螨 (*Trombicula autumnalis* Shaw, 1790) 相似。

[史6] Brumpt (1910) (轉引自 Blake, F. G., 1945)：將這種恙虫命名為紅恙螨 (*Trombicula akamushi* Brumpt, 1910)。按紅恙螨是日本恙虫病的傳播媒介。

[史7] 緒方規雄 (Ogata, N.) (1951)：“无恙是希望旅次無災的言辭。其辭源出自中國古文獻，表示旅行於荒僻未開的山野間，不被惡虫所螫，而身體健康的意思”。

[史8] 佐佐學 (1956)：“中國一千年以前就有了記載恙虫和恙虫病的確實文獻，就是

晉代所描述的沙蟲病”。

由上面几篇記載看来,桥本伯寿所說的恙虫是射工,而不是沙蟲。射工在我国古书中又叫蜮,根据《吕氏春秋》的解释,为一种类似螟虫而食作物叶子的昆虫,显然不是沙蟲。因此,他虽然首次报导了恙虫病,却没有找到真正的传播媒介——恙蟎。

大友玄圭提出了传播媒介是恙虫,而不是射工,但却没有用“沙蟲”来命名。而桥本伯寿中所列出的俗名“都都瓦”(按:即つつが),如譯成中文,即病或恙的意思。恙虫因此可譯为“致病的虫子”。但是,“恙”字既然是由我国所移植的,而“无恙”根据前面的考証,又与恙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显然用来命名 Trombiculidae 蟎类并不是太恰当的。若根据緒方規雄那样,把“无恙”解释做“不被恶虫所螫,而身体健康的意思”,那么对字义更是很大的誤解。如果我们因袭并沿用被别人誤解的名辞,岂不正如朱弘复教授所說的,“将貽笑大方”呢? 因此,实不若沙蟲更合适一些。

四、我国古代关于沙蟲的历史記載

沙蟲的名称很早即見于我国的古书中,但晉代以前,文献的記載不能确切地說明其即是近代所謂的恙蟎。如:

[史9]《神农本草經》:“沙蟲亦名石蚕”。

[史10]《淮南万毕术》:“沙蟲一名蓬活,一名地脾”。

[史11]《广雅》:“沙蟲,蝨蟧也”。

本草經中所說的沙蟲不是恙蟎。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曾提到:“本草經中所謂的沙蟲,或名同而物异耳”。李时珍《本草綱目》第廿九卷中曾引証:“按吳普本草,沙蟲作沙蟬”。按蟬,即蚌。

至于[史10]和[史11]所說的是一个东西。清代王念孙(1744—1832)在《广雅疏証》中曾提到:“蓬活即蝨蟧之轉声”。晉代郭璞(276—322)所注楊雄《方言》中曾提到:“蛄,短也”;“便旋,痺小貌也”。清代錢繹《方言箋疏》中記有:“沙虫,大不过蟧,是以小名也。蝨蟧与便旋通”。“蟧”,根据段玉裁《說文解字》可以做蝨字解释;而《尔雅》释魚篇則做“水蛭”解释。总之,都不是恙蟎。

晉代以后,我国古书中关于沙蟲的記載比較詳細。其中以葛洪对沙蟲的形态、生态及致病情况描述得最詳尽。他的記載即使用近代科学的眼光来分析,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中外有不少的学者都确信在晉代时,中国葛洪所发现的沙蟲,即今天所謂的恙蟎。中国是恙蟎发现最早的国家,这是我国已被公認的荣誉。現依次将文献列下。

[史12] 张华(232—300)《博物志》中記有:“深山穷谷,多毒虐之物。气則瘴癘,人則有上虫(按:即虫),兽則有虎,鳥則有鴟,蛇則有蝮,虫則有射工、沙蟲,草則有鉤吻、野葛,其余則蛟蜥之属生焉”。

[史13] 葛洪(約 281—342)的《抱朴子》(成书年代 317 年)內篇中記有:“沙蟲,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昏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入骨,便周行走入身。其与射工相似,皆杀人。人行有此虫之地,每还所往,輒当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虫墮地也”。

[史14] 葛洪《肘后备急方》(根据陶弘景(約 452—536)补闕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版本)中記有：“山水間多有砂虱(按：即蝨)，甚細，略不可見。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診法被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強疼痛，寒热，赤上发瘡，此虫漸入至骨，則杀人。……岭南人初有此者，即以茅叶茗茗刮去，及小伤皮則为佳，仍数涂苦苣菜汁佳。已深者，針挑取虫子，正如芥虫。著爪上映光方見，行动也。若挑得，便就上炙三四壮，則虫死病除。”

由上述記載，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几点認識：

(1) 沙蝨所出現的地方，多阴暗、潮湿、草木丛生，与恙螨同。

(2) 沙蝨最活跃的时间，在才下过雨、晨曦或黄昏草地上湿度較大的时候。在太阳很強烈，野草枯燥的时候，很难找到它們，与作者 1952 年在广州越秀山对广州棒恙螨 (*Schöngastia cantonensis* Liang & Lo, 1957) 的活动时间，观察結果完全一致。根据文献报导，一般恙螨的活动时间，皆符合这个規律。

(3) [史13] 及 [史14] 中，对于沙蝨与疥虫的分类学地位比較接近亦有所反映。描述其大小与顏色与目前在广州所发现的恙虫病的传播媒介——地里恙螨 (*Trombicula deliensis* Walch, 1923) 相似，而把它放在指甲上还能爬行，証明它是活的生物，使人相信葛洪确实見到了恙螨。否則不会有如此生动而科学的描述。

(4) 沙蝨钻入人的皮肤里面，可以形成“赤如黍豆”的脓瘡。这与恙虫病的典型症状——“初瘡”和“焦痂”完全一致。而葛洪曾由病人身上捕到沙蝨，对于証明其为传播媒介，更有帮助。

南北朝和隋代时，对于沙蝨研究沒有特殊貢獻。唐代以后，对于沙蝨的地理分布則記述較為詳細。南迄海南島，北至重庆附近地区，皆有記載：

[史15] 郭义恭(約 502—557)《广志》中記有：“沙虫色赤，大不过蠅。在水中，入人皮中，能杀人。”广志至今已早經亡佚。此处系由《太平御覽》第九百五十卷轉引的。

[史16] 巢元方(随代之人，約 6 世紀後半紀)在《巢氏諸病源候总論》卷廿五沙蝨候中的記載，基本上和《肘后备急方》同。但在文里，他提出民間有称沙蝨为“蜚”的說法，原文如下：“彼土呼此病为呼蜚，言此虫能招呼砂蝨入人体”。口語的存在，更說明沙蝨在当时是普遍存在。

[史17] 《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七卷中記有：“南平獠者，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戶，土气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蝨(按：即蝨)、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遣使內附，以其地隶于渝州”。按渝州即今四川巴县。

[史18] 唐代李德裕(787—849)在《次柳旧聞会昌一品集》的詩集中，有一首“岭南道中”的詩，也提到了沙蝨。原詩句如下：

“岭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避沙虫落燕泥。……”。

南平獠根据宋代王溥(922—982)《唐会要》卷九十九中，則称之謂“南平蛮”，所說的地方，大都在四川境內。而李德裕是唐宣宗时候的宰相，被貶曾流放到过海南島的崖州。由他詩句中所描述的椰子和桄榔等热带植物的情形看来，所指的沙虫(按：即沙蝨)的所在地點，應該是在海南島或雷州半島等地方。至于“沙虫”这个名辞，至今在广东省民間口語

中,仍保留着,并且有能致病的传说。

由上述記載可以看出,沙蟲在广东和四川等地皆曾发现。〔史17〕中所提到的智州,有人說是現在广西金城江(河池)。如此則恙蟎的分布几乎遍及华南热带及亚热带地区了。

宋代以后,沙蟲有了长江流域地区的記載,并有了关于沙蟲文献回顾性的綜述报导。見于下列各书:

〔史19〕宋代李昉(925—996)等《太平御覽》第九百五十卷中,曾将宋代以前关于沙蟲的記載做了一个簡要的文献回顾。

〔史20〕《录异記》(轉引自李时珍《本草綱目》)中記有:“譚、袁、处、吉等州有沙虫,即毒蛇鱗甲虫。蛇被苦,每入急水中碾出。人中其毒,三日即死”。按蛇和其它两栖与爬行类,皆有恙蟎寄生。又袁州和吉州皆在江西省,即今宜春和吉安;处州即今浙江省丽水县附近地区,而譚州即今广西太平府,說明沙蟲的分布更广泛了。

〔史21〕明代李时珍(1518—1593)《本草綱目》第四十二卷中也把过去关于沙蟲的文献記載做了綜述。他的資料与《太平御覽》沒有太大的出入。但他在恙虫病方面却有独到的見解,如把“溪毒、射工毒与沙蟲毒(按:即恙虫病)”三者認為是同类病,即将恙虫病列为与斑疹伤寒系属于同类病,是很确切的。原文如下:“溪毒、射工毒与沙蟲毒三者相近,俱似伤寒。故有挑沙刮沙之法。今俗病风寒者,皆以麻及桃柳枝刮其遍身,亦曰刮沙。盖始于刮沙病也”。刮沙的方法至今在我国农村仍然普遍流传,但有誰又知道它与防治恙虫病却有密切的关联呢?由于刮沙方法的普遍,也說明沙蟲毒和沙蟲很早即在我国发现了。

但是,李时珍对于恙虫病的研究則不够深入。例如他对于葛洪的著作即有不少的誤解。《抱朴子》中描写恙蟎大小如“毛发之端”,凡是見過恙蟎的人,都理会到这句话是形容恙蟎的个体較小的意思,然而李时珍則誤解为“如毛发刺人”;葛洪由病人身上挑取到恙蟎,“著爪上行动也”,是証明沙蟲为活的生物,并且是可疑的传播媒介所不可缺少的証据,是多么科学和多么生动的辞句,但也被李时珍遺漏了。因此,作者估計李时珍很可能並沒有实际做过恙蟎的研究工作,只不过和巢元方那样,是个編輯者罢了。

上述記載可以看出自晋代以后,对沙蟲的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与目前所謂的恙蟎沒有太大的出入。这若与恙虫或恙蟎的名称相比較,則确切得多了。

五、尾 語

解放后十余年来,我国在恙虫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化驗診斷以及治疗和預防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对于其传播媒介——恙蟎的分类、生活史、生态、飼养及防治方面,也有不少の貢獻(詳見陈心陶等,1959)。但是对于恙蟎的中文命名方面,却至今沒有人进行过深入地研究,一直沿用着一个被別人誤解字义的名称,而对于自己祖宗的遺產却輕意地舍弃,这是不應該的。如果我們对自己的历史稍加翻閱,就会发现远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我国即发现了 Trombiculidae 蟎类,并在有关的科学研究方面,做出巨大的貢獻。对于祖宗这项丰富的遺產,我們應該勇于繼承下来,用現代的科学理論加以分析整理,推陈出新,把一切可以利用的精华用于近代的科学研究工作上,必将促进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日积月累,能够形成自己科学工作的特色和体系。

如果上述論点还可以为有关的同志們所接受的話，我們建議把 Trombiculidae 的中文命名改为沙蟲科。如果为了与头蟲和体蟲等在系統分类学上的地位有別，最好称之为“沙蟲科”。那么，*Trombicula* 即可以叫做沙蟲屬或沙蟲屬。而我国发现恙虫病主要的传播媒介 *Trombicula deliensis* Walch, 1923 可以称之为地里沙蟲或地里沙蟲。

如果文字学工作者同意我們可以創造一个专用名称的話，那么何妨吸取巢元方所記載的随代口話(史16)，称“沙蟲”为“蜚蟲”呢！

在双百方針下，百家立言，共同提高。因此，我們才敢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是否恰当，还有待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参 考 文 献

- 王念孙：广雅疏証，十卷下，释虫篇。原刻本。
- 王 溥：唐会要，卷九十九。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庫本。
- 甘怀杰、柳忠婉、罗泽珣、周祖杰：1953。广州市恙虫病流行因素及概况。中央卫生部防疫司流行性乙型脑炎及恙虫病防治資料彙編。71—75 頁。
- 甘怀杰、柳忠婉、周祖杰、罗泽珣：1953。广州市鼠类恙虫調查报告。微生物学报 1(2)：223—240。
- 东方朔：神异經，中荒經。育文书局汉魏丛书本。
- 张玉书：康熙字典。商务印书馆。
- 张 华：博物志。士礼居本。
- 张 輯：广雅，释虫篇。明胡文煥校正刻本。
- 朱弘复：1962。关于昆虫中文命名的討論。昆虫学报 11(1)：101—102。
- 朱师晦：1955。我国古代岭南的恙虫病。中华医史杂志 7(4)：251—252。
- 刘冬盛、梁徐：1952。桂林的恙虫病，內科学报，4：393。
- 李时珍：本草綱目，第四十九及第四十二卷。商务印书馆 1955 年印本。
- 李昉等：太平御覽，第九百五十及第三百七十六卷。嘉庆十二年歙鮑氏校宋板刻本。
- 余云岫：1953。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
- 吳英俊、王祖松：1956。海南島的恙虫病(沙蟲熱)二例报告。中华医学杂志 42(11)：1044—1045。
- 邢 昺：尔雅注疏，卷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陈心陶、徐承錕：1959。我国十年来蜱螨类調查研究綜述。动物学杂志 3(10)：436—441。
- 范行准：1953。中国預防医学思想史，102 頁。华东医务生活社。上海。
- 施复晉：1949。广州恙虫病 26 例报告。中山医报，第四卷，第 1—2 期，18—31 及中华医学杂志，35(2)：3—6。
- 施耐庵：水滸，第廿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年印本。
- 赵树萱、赵春芳、許兆奎、吳启文、楊淑英：1953。在广州发现的恙虫热立克次体的研究。微生物学报 1(1)：42—55。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十卷下。清宣統二年上海斐英館石印本。
- 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詁上卷、释虫下三卷及释兽下六卷。
- 梁柏龄：1952。广州发现地理恙虫的經過及报告一个简单的恙虫养育法。中华医学杂志 38：759—765。
- 梁柏龄、罗泽珣、黃耀云：1957。在广东发现两种恙虫(一新种及一新变种)的分类研究。动物学报 9(3)：221—226。
- 康 白：1956。論我国古代在沙蟲熱方面的成就。中华医学杂志 42(11)：1027—1031。
- 許 慎：說文解字，十卷下。清光緒七年据汲古閣仿宋旧藏本重校。
- 陆德明：經典释文。通志堂藏本。
- 郭 璞：楊雄方言注。丁杰校抱經堂本。
- 陶宗仪：輟耕录。陶湘氏逸園复之刊本。
- 陶弘景补闕：葛仙翁肘后备急方。明万曆刘自化本。
- 彭淑景、謝敏貞：1949。广州市发现恙虫病之研究。中山医报 4(1—2)：3—6。
- 孙馮翼輯：淮南万毕术。問經堂本。
- 葛 洪：抱朴子，卷十七，內篇。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总論，卷廿五，沙蟲候。清光緒十二年湖北官书局重刊本。
- 錢 繹：方言箋疏，卷十三。光緒十六年广雅书局本。
- 戴 德：大戴礼記，易本命篇。雅雨堂本。
- 顏师古：匡謬正俗。雅雨堂本。
- 魏 暉：1943。第六届中华医学会宣讀的論文。

- 尔雅,释詁篇。开明书局十三經本。
-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开明书局 1934 年廿五史本。
- 彼德罗夫, B. П.: 1955. 过去是为将来服务的(关于医学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 7(4): 302—309。
- 早川 清和帆杀喜四男: 1957. 热带型恙虫病。日本新泻修书店。
- 佐佐学: 1956 a. 恙虫と恙虫病。东京医学书院。
- 佐佐学: 1956 b. 恙虫病及恙虫之研究(1955 年学术报告译稿)。中华医学杂志 42: 1046—1047。
- 緒方規雄 (Ogata, N.): 1951 恙虫病。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材組 1952 年譯印資料。
- Ashburn & Graig: 190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sutsugamushi disease and spotted or tick fever of Motana. *Philippine Jour. of Science*, 3(1). (轉引自 Castellani, A. Chalmers, A. J., 1919, Manual of tropical medicine, 3rd. P. 1350, N. Y. Wood).
- Baelz, E. & Kawakami (上川清哉): 1879. Das Japanish Fluss-Ordo Uberschwemmungsfieber, eine acute Infektionskrankheit, Ibid. 373.
- Blake, F. G. et al.: 1945. Studies on tsutsugamushi disease (Scrub typhus, mites-borne typhus) in New Guinea and adjacent islands. *Amer. Jour. of Hygiene*, 41(3):243—372.
- Brumpt: 1910. (轉引自 Blake, F. G. et al., 1945). Studies on tsutsugamushi disease (Scrub typhus, mite-borne typhus) in New Guinea and adjacent islands. *Amer. Jour. of Hygiene*, 41(3): 243—373.
- Hatori, J. (羽島重郎): 1919—1920. On the endemic tsutsugamushi disease of Formosa. *Ann. Trop. Med. & Parasit.*, 12: 233.
- Liu, W. T. (刘伟通), Wang, P. J. (王培仁) & Chang, H. C. (张慧卿): 1948. Typhus-like fever of *Proteus vulgaris* Osk type in northwest China. *Chinese Med. Jour.* 66:130—140.
- Palm, T. A.: 1879. "Some account of a disease called Shimamushi or island insect disease by the natives of Japan peculiar (it is believed) to that country and hitherto not described" (Letter to Rev. John Lowe). *Edinburgh. Med. Jour.* 24 (Pt. 1): 128.
- Sambon, L. W.: 1928. The parasitic acarines of animals and the part they play in the causation of the eruption fevers and other diseases of man.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based upon an ecological study of typhus fever. *Ann. Trop. Med. & Parasit.*, 22: 67.
- Tanaka, K. (田中敬助): 1899. Ueber Aetiologie und Pathogenese der Kedanikrankheit. *Central bl. f. Bakt., Parasit. und Infekt.* 26 (1st Abt. Orig.): 432.
- Williams, W.: 1944. A check list of the mite vectors and animal reservoirs of tsutsugamushi disease. *Amer. J. Trop. Med.* 24: 355.